

最佳男配角
龍吟藏書
文小館

你無悔執著的等待，是我今生唯一的港口

多情手兒任你牽



沈美湘

瑰麗作家



龍吟藝文小說 33

多情手兒任你牽

沈芙湘◎著

 新時代書報集團

龍吟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多情手兒任你牽／沈芙湘著．——第1
版．——臺北市：龍吟文化出版：
知道總經銷，1994〔民83〕
面；公分．——（龍吟藝文小
說；33）
ISBN 957-689-096-9（平裝）

857.7

83001714

多情手兒任你牽

作 者：沈芙湘
發行人：朱寶龍
執行主編：冷麗娟
出版者：龍吟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社址：台北市民生東路3段113巷25弄35號1F
聯絡地址：台北市內湖區新明路174巷15號10F
電話：7911197·7918621
電傳：出版部／編輯部 7955824 營業部／發行部 7955825
郵撥：0017944-1
總經理：知道出版有限公司
電話：9395450·9385215

排版：陽明電腦排版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02)5363181 傳真／(02)5367810

1994年4月第1版第1刷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5283號

本公司法律顧問：梁開天律師、李永然律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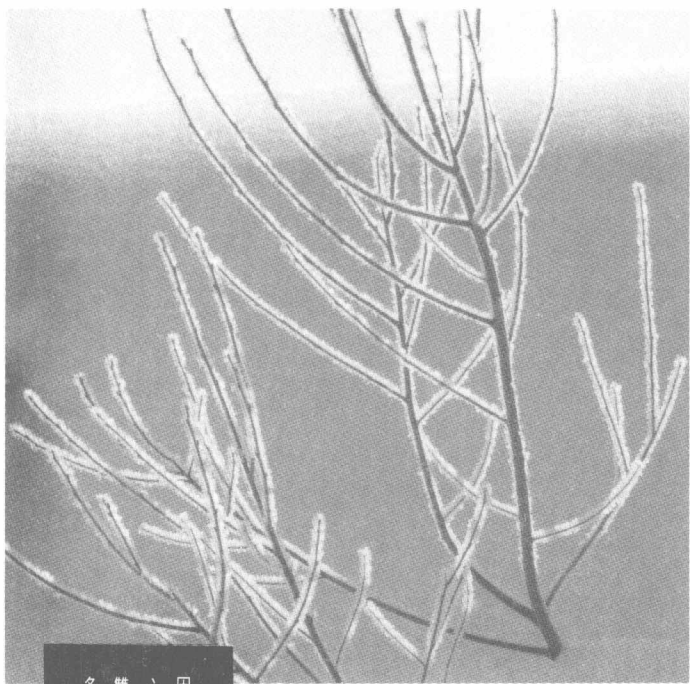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ISBN 957-689-096-9

本書禁止出租，否則進行法律訴訟

※本著作物經著作人授權發行，包含繁體字、簡體字。凡
本著作物任何圖片、文字及其他內容，均不得擅自重製、
仿製或以其他方式加以侵害，否則一經查獲，必定追究到底，絕不寬貸。

Printed in Taiwan



因你執著的情深
心不再如雲飄泊
雙眸不再有熱淚
多情手兒——任你牽

蒹葭蒼蒼——狂風女子的擊壤歌

沈芙湘

總是很貪心的想要捕捉生命裏的好風好水好江山。

當我將小說稿寄出之後，整個人一下子空了，只得在夜裏晃蕩來、晃蕩去。實在是怕呀，怕「審判」的結果……多想請求一位高人帶我上青天，化爲仙，化爲妖，就是怕這種快快悶悶、被折騰得好低好低的情緒。

那天——真是該在我生命中重重記下一筆的——林淑華小姐自電話那端傳來細細膩膩的甜美嗓音，「沈小姐，妳的文稿可以出書，妳寫篇序來……」我跌進了前生人世，跌進了李白的將進酒，杯莫停。等回過神來，竟覺恍惚，怕是夢遊太虛，如此不真切，

卻又教我心中笑意燦爛。

呀呀，不可以無心無緒，該大叫幾聲，或是盡情流淚。讓細胞神經互相推擠得好不活躍，簡直是激昂亢奮得可以打一場春秋戰國的漂亮戰役。對嘛，要衝上雲霄，才對得起自己的一字一心血。可……可如果，醒來一場空呢？那麼，這世上的一切，我是一刻也不要了。

我開始急急的編排未來。嗯，我要去曬一曬暖洋洋的太陽，我可不要飄著風兒走路，我要踢踢踴踴地踩著聲響，這樣，我才感覺我的年少，我是正生活著呢！然後，燒泡一壺菊花茶，穿上大圓裙，一身素淨清亮，不讓脂粉污顏色。再聆聽溫金龍的二胡，也許趕一場萬家燈火的盛會，也許再去抓滿天星斗……

我要在涼涼的空氣裏寫稿，想著意氣風發的青春裏疼惜我的嘉紋、玉芬、佳慧……一向縱容我孩子氣的學姊羅惠如和阿枝枝，妳們的文采更是不遑多論，令人心折的，希冀妳們早日綻放滿身光華，耕耘出一片天地。涵，妳這回可是要承諾我喲，絕對要好好過日子、要怡然、要快樂，我們找一票死黨再上雲崗，過它一整季豪氣干雲的夏天。還有，足芳，一個氣度好、飛揚亮潔、最是宛如一株純白海芋的好姊姊。祝福妳們。

有一事要辦呢！我慌慌的思想起來——聽說如果收到三百六十五顆紙摺小星星，便可以美夢成真。是了，就這頂重要的大事！我手拙，定要央請么妹教我如何摺小星星，我要親手一個一個地「造就」這個夢，送給我的愛人同志——知我者，莫若衆姊妹好友，嘻！

素來愛煞「執子之手，與子偕老」、「死生契闊」這等甜蜜甘心的宿命！我衷心盼望所有似黛玉清靈細緻的女子，能有一個有情有義的人將妳柔柔地疼入懷裏，你們可以守一輩子，共看日月星辰。

在此，我要鄭重感謝「希代」的衆編輯——雖然一句謝謝和一千萬句謝謝的心意是一樣的——我仍然忍不住要傾瀉我滿滿飽脹的感激，謝謝你們。

我決定要去看看蒹葭——好喜歡如斯絕美的名——蘆葦，那一大片一大片使人看癡了的花海，就情不自禁教人強要浪漫起來。我是那迎風而立的女子，懷想著我的東坡、清照，還有我那些個回眸深處、處處愛的美好歲月。

多情手兒任你牽



第一章

歐青青細細凝視她面前清靈雅致、晶瑩剔透的女子。略顯消瘦的俏臉，眉梢眼底那股不易察覺的輕愁，深深地刺痛了她。是怎樣一份刻骨銘心的摯愛呵！竟能使亮如辰星的范姜豔看破紅塵，了無牽掛的終日與木魚、經書爲伴。

「不要這麼怪里怪氣的打量我，不認得我了嗎？」范姜豔含笑說。

「妳可不可以給我一個解釋？爲什麼妳隱居山林，復出江湖之後，妳那一頭柔順如雲的長髮不翼而飛？妳可不要告訴我這是妳的最新造型！據我所知，除了重病患者和出家人，沒有任何一個女人會看不順眼自己的三千髮絲！」歐青青瞠目注視好友的頭頂。

她無法置信有一身逼人光彩、令衆家公子怦然心動的范姜豔，居然會頂著一個光頭，而且神色自若，優雅清麗如觀音。

「我要去『靈清寺』修行，不再貪戀俗世情愛，不再庸庸碌碌的爲紅塵所擾。雖然圓慧法師拒絕收我爲門下弟子，但是假以時日，我相信圓慧法師一定肯幫我剃度。因爲我已經無所牽絆了。」范姜豔淡然的說，有種凡心已了的清冷，一雙水汪汪的眸子只盛滿了令人不忍卒睹的蕭索和痛徹心肺的蝕骨絕望。

「喔？」歐青青挑起兩道濃挺漂亮的彎眉，不以為然的說：「我是該露出傷心欲絕、哀慟不已的神色？還是該額手稱慶，恭賀妳即將遁入空門？」

「青青，妳該了解的，這樣……」

「我不了解！」歐青青惱怒的打斷她的話，「妳的大好人生、燦爛青春就這樣放棄了？妳真能做到古井不生波，妳……妳這麼輕易的就被擊倒了，沒有任何留戀？」

「我早已是一具活屍。」范姜豔無力的喟嘆。

歐青青心裏一陣緊縮，不能自己的淚盈於睫，她心疼的看著范姜豔，柔柔的道：「妳這是何苦？已經一年了，妳還不能走出創痛，難道妳真要傷得體無完膚？」

范姜豔心頭一凜，眼神迷濛的呆愣著，幽幽忽忽的不知身在何處。

歐青青緊握住她的手，艱澀淒楚的問：「爲了羅凱，妳真的是萬念俱灰了？」

羅凱，那個深情以待的男子，將她視爲珍寶捧在手心裏寵愛、呵護著，替她擋去一切風雨，給予她最熱切、最美好的生命。當她任性驕蠻時，他僅是微蹙眉心，任她砸碎一地的玻璃。在她恣意撒潑之後，他仍是柔情款款的撫慰她這火爆倔拗的小悍女，用他整顆心、整個生命無怨無悔的守候著她，像父兄般縱容她，讓他在她結實溫暖的臂彎裏傾訴屬於年輕歲月的喜嗔憂愁。羅凱，呵，羅凱，你是以怎樣寬懷、至死不渝的濃情深愛著我，而我這冥頑不靈的平凡女子又是何其有幸能蒙你眷顧。如果真有來生，求老天爺可憐我，讓我償你情債，讓我爲妾爲婢……

「羅凱！」范姜豔猛地一聲吶喊，發自靈魂深處、椎心刺骨的顫悸，眼淚似珍珠般止不住的奪眶而出，沾濕她泛白的唇，也沾濕了半年來肝腸寸斷的無盡苦楚。

歐青青的眼睛濕潤了，她的心被真情至性的范姜豔深深撼動著——羅凱，你這個情深義重的人，怎麼會爲你一向最在意的寶貝挖掘這樣的痛苦深淵？她在心中嘆息。

「青青，告訴我，羅凱爲什麼要走？走後又爲什麼只留下『落紅不是無情物，化作

春泥更護花』這兩句話給我？爲什麼？爲什麼？」范姜豔瘋狂的哭叫，雙手抱著頭左右搖晃，俏臉因極度痛苦而扭曲。

爲什麼？這永遠是一個疑問，是范姜豔日後無止盡的惡夢。



七月的炎夏，燠熱悶濕得令人喘不過氣，整個台灣彷彿像個活火山，隨時會讓滾燙的炎漿吞噬，偏偏辦公室的冷氣居然很有個性的高唱罷工，使得人心不耐，只得頻頻拭汗，恨不得能立即跳進澡池裏，尋求片刻的涼意。

「我快暴斃了！冷氣再不盡快修好的話，我家那口子今天可就有口福了，嘿，我這隻快被熱氣煮熟的烤鴨！」文素蕙誇張的做個支撐不住的表情，順勢往歐青青的懷裏癱倒。

「喂喂，妳這隻癱腫癱肥的烤鴨，不要將我心愛的青青壓扁了！」一旁猛搖扇子的范奕璋兇神惡煞的嚷嚷。

「你說誰癱腫癱肥來著？」文素蕙攪著腰，悻悻然道。

「我可是沒有指名道姓喔！難不成有人要不自招？」范奕瑋似笑非笑的說，一抹頑皮嬉弄的光芒在他那雙清澈似水、堪比佳人的眼眸裏跳動。

「哼，你不要指桑罵槐，你這比模特兒還漂亮三分的渾小子，竟然缺少最基本的美學涵養，君不知本姑娘是豐腴勻稱，唉！我真爲你的庸俗汗顏。」

范奕瑋睜大眼睛，故作驚訝的連連搖頭，「這社會真是日新月異啊！什麼時候女人的腰圍三十吋謂之『勻稱』？敢問妳的三圍可全是三十吋？」范奕瑋見文素惹怒氣騰騰，一副恨不得剝了他的皮的樣子，眼中的笑意更深了，「我真是少根筋，應該需要再改造教育一番，這時代啊，審美的角度實在是雜亂無章，也許對於年過三十五的女人我都應該要奉送一頂高帽子——『風韻猶存』，雖然是難以啓齒的違心之論，不過，可免得某人的自尊心又大受打擊。」

「范奕瑋！好歹我是大你好幾屆的學姊，你……」

「別失了淑女風度，閣下齟牙咧嘴的尊容不好看喲。啊！瞧我，竟忘了敬老尊賢的古有名訓。」范奕瑋依然笑嘻嘻的抬槓，完全忘了他的「致命傷」。

「你這逞口舌之能的王八蛋，你……你……」文素惹但覺心中一把火燒得熾熱，正

想要反插一刀時，霎時一個念頭閃過，她斜睨著樂不可支的范奕璋，再看看正忙於理稿的歐青青，遂緩緩沉聲說道：「所謂『好兔不吃窩邊草』，辦公室戀情美則美矣，卻也有所顧忌；我想，青青是個聰穎慧點的人，這點道理她是懂的，何況……我與青青是好同事，又是好姊妹，爲了青青的終生幸福，我嘛，當是義不容辭的幫她過濾那多如過江之鯽的追求者，免得日後青青遇人不淑，慘遭某人的刻薄毒嘴。」

范奕璋當下一慌，窘迫得急忙打躬作揖，「我的好學姊，敝人在下小的我不知進退，說起話來有失分寸，妳大人大量，就網開一面，別跟我這個微不足道的小人物計較，我這廂就給妳賠不是，就當我說的全是屁話。」

「說出去的話如同潑出去的水，豈能收回？況且，言語如同利刃，那可是非常傷人的。」文素蕙輕啜一口綠茶，撇撇嘴。

「天可明鑑，我范奕璋對歐青青可是一片赤誠、滿心愛慕，雖然青青鐵石心腸，漠視我的真心真意。BUT，我會鍥而不舍，永不放棄，直到感動芳心。素蕙姊，請妳成全我這癡情兒……」

「別瘋瘋癲癲了，難道你們和冷氣一樣『秀逗』了？我去樓下買些飲料給你們止渴、